皇明通紀法傳全錄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卷五

東莞 陳建 輯　西湖 高汝栻 訂

高 與焯 于岱 正

庚戌洪武三年正月、追封外王父爲揚王、立廟京師、上親祭之、王泗州盱眙人

上以王保保、賀宗哲等爲西北患、其東北諸胡從元主遠去未復、乃以達爲大將軍、馮勝爲右將軍、師師自潼關出西安、以搗定西、李文忠爲左副將軍、率兵由北平經萬全、出野狐嶺、兵至興和、臨行、帝問諸將曰、元主遲留塞外、王保保近以孤軍犯我蘭州、其志欲僥倖尺寸、

不取元主而取保保老成石畫將臣莫及

之利不誠不已今命卿等出師當何先諸將皆曰保保之寇邊者以元主猶在也若以師直取元主則保保失勢可不戰而降也帝曰王保保方以兵臨邊今捨彼而取元主是忘近而趨遠失緩急之宜非計之善吾意欲分兵二道一令大將軍自潼關出西安擣定西以取王保保一令左副將軍出居庸入沙漠以追元主使其彼此自救不暇應援況元主遠處沙漠不意吾師之至如孤豚之遇猛虎取之必矣事有一舉而兩得者此是也諸將皆曰善遂受命而行王保保攻蘭州不利且聞大將軍至乃引去

漠北之師未幾遂遣之坂未一屢賜蠲租其稅奚安之劑用度撫節加之無已者何如

以駙馬都尉王恭、爲福建行省叅政、

二月王禕教大本堂、

上初下金華、徵禕至軍中、署中書省掾、甚見親信、擢江南提舉儒學司校理、又除禮部侍郎、出爲南康府同知、左遷漳州府通判、至是召還、召對便殿、必賜坐、從容燕飲、非仁義不陳、非帝王治天下大經大法不、告、上甚重之、

北平守禦華雲龍攻下雲州、大同守禦金朝興取東勝州、大同守將江興光克武州朔州○詔再免山東河南、北平、三省及應天太平鎭江寧國廣德滁和七郡今年稅糧、其徽州廬州金華廣信池州嚴州衢州處州饒州等九郡以次歸附給供亦爲頻勞稅糧亦與蠲免

禮部奏定朝日夕月禮、天地至尊、故周其始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春分陽氣方永、祭朝日、秋分陰氣向長、祭夕月、各設壇場專祭、朝日壇築于城東門外、夕月壇築于城西門外、星辰則祔祭于月壇、 上從之

遣使往安南、高麗、占城、祀其國山川、仍命國王、圖其山川及摹錄碑碣圖籍以獻、

吏部請以有罪被黜庶官、除廣東儋崖等處、上曰、前代謂儋崖爲化外、以處罪人、朕今天下一家、何用如此、若其風俗未淳、更宜擇良吏以化導、豈宜以有罪居之耶、

上行後苑、見鵲巢卵翼之勞、喟然嘆曰、禽鳥如是、況人

聖王以孝治天下推廣人情無所不備

母子之恩乎乃令群臣有親老者許歸養○追尊故元帥郭子興爲滁陽王立廟滁州命有司致祭○鄭州知州蘇琦言時宜三事一屯田積穀以備邊儲二選股肱重臣以分鎮要害三招徠耕種以實中原命中書省參酌行之○上以元時富民多豪强欺凌小民武斷鄉曲人受其害詔召來勉諭之至是諸郡富民至入見上曰汝等居田里安享富税者汝知之乎古人有言民生有欲無主廼亂使天下一日無主則强凌弱衆暴寡富者不得自安貧者不得自存矣今朕爲爾主立法定制使富者得以保其富貧者得以存其生爾等當循分守

周禮荒政十二一日安富富者安則貧者亦得其所矣故稅戶人才亦擇而行後世有富左貧

固為不可若不問者恐過嬌而摧折之恐非先王安置之意也

法能守法則能保身矣毋凌弱毋吞貧毋虐小毋欺老孝敬父兄和睦親族周給貧乏遜順鄉里如此則為良民若效昔之所為非良民矣衆皆頓首謝於是賜酒食遣之時翰林學士宋濂詹同及侍制王禕起居注陳敬等侍左右 上顧謂之曰朕諭此輩欲勉之為善耳禕對曰自古帝王皆兼君師之任三代而下為人主者知為治而不知為教今陛下訓諭之不啻嚴師教弟子恩之厚也誠所謂兼治教之道矣○湖廣慈利土酋覃垕連結諸洞蠻為亂命楊璟帥兵討之勑諭璟曰蠻賊恃山溪險阻乘時竊發出沒無常若誅其黨必深入山谷

慈利土酋垕

明見遠慮

老成持重

損傷士馬所得不足償所費今師入其境擊之但使遠
去不令出擾州縣可也不必窮其巢穴更宜約束麾下
愼無逐利輕動璟進兵攻覃垕寨賊衆迎敵官軍擊敗
之乘勝追至半山山勢陡峻視其寨三面嚴險而下府
江水一面僅有路纔通一人官軍不可上乃回駐山下
而賊亦阻險自守未幾以三千人下山挑戰官軍又擊
敗之賊遁入山璟遂以兵逼覃垕乃遣人詐降璟不信
使部下黃永謙往報爲垕所執由是盡知我虛實拒守
璟欲爲持久之計遣使來請軍餉　上降勑讓之曰爾
違吾言而妄動不能平賊旣已失矣又中其詭計以陷

大公而兼
以王慎

爾之部將爾之智畧何在今再命恭政戴德以兵從爾凡諸小寨限以日月平之仍撫綏慈利等處民人俾安生理毋致驚疑若再違朕命併以潞州失利之罪治爾璟懼督將士盡力攻之賊遁入溪洞官軍乃還

四月册封諸皇子爲王詔曰朕聞古昔帝王之子居嫡長者必正儲位其衆子當封以王爵分茅胙土以名其國朕今有子十人即位之初已立長子標爲 皇太子諸子之封本待報賞功臣之後然尊卑之分所宜早定乃以四月七日封第二子樉爲秦王第三子棡爲晉王第四子棣爲燕王第五子橚爲周王第六子楨爲成王

第七子榑、爲齊王、第八子梓爲潭王、第九子杞爲趙王、第十子檀爲魯王、姪孫守謙、爲靖江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傅官屬、

高汝栻曰漢高帝既爲天子、大封同姓枝大於幹、馴致七國之變、然中興之業、卒賴後裔、唐之興也、子弟皆有封爵、建宅以居京師、惟食祿而已、國家緩急無所係焉、降而至宋、宗室之封、必自遷授小官、漸進侯王、除拜之煩、蓋無虛日、其昆弟散處兩京、故有南西內外班之分、暨年既久、僅同民庶、後遭金虜之患、無一人操尺寸兵以起者、此皆由封建不得其制也、我太祖受命之初、首立藩輔、諸子自勝衣以上、皆冊立爲王、其國皆處要衝之地、制度儀從不侈不儉、使吏治其國、而納貢稅焉、上無所與、下無所擾、聖子神孫通天下與萬世之良規也、( ) 高皇帝衆建藩國、後至二十四王、而是年天下惟吳越閩以其膏腴閩廣滇粹以其險遠不建良有深意唐制諸王食邑不過一千戶乃漢一小侯也公主不過三百五十戶太平

封加至五千戶可謂侈矣本朝公主食邑不及前代
千親王歲祿本色萬石則過唐宋遠矣

詔開科取士定科舉格初場各經義一道四書義一道
二場論一道詔誥表箋內科一道三場策一道中式者
後十日以騎射書筭律五事試之高皇試曰國朝開科自洪武三年始定條例自十七年始試文尚循舊制刻程文自二十一年始前止錄姓名鄉貫試錄式自二十四年始定

上召群臣問以建都之地或言關中險固金城天府之
國或言洛陽天地之中四方朝貢道里適均汴梁亦宋
之舊京又或言北平元之宮室完備就之可省民力
上曰所言皆善惟時有不同耳長安洛陽汴京實周秦
漢魏唐宋所以建國但平定之初民未蘇息朕若建都

於彼供給力役悉資江南重勞其民若就北平要之宮室不能無更亦未易也今濠州長江天塹龍蟠虎踞江南形勝之地真足以立國臨濠則前江後淮以險為恃以水可漕朕欲以為中都何如群臣稱善至是始命有司建置城池宮闕如京師之制焉終革于劉基之議而止

徐達等率師出安定駐沈兒峪口與王保保隔深溝而壘日數交戰王保保發兵千餘人由間道從東山下潛劫東南壘東南一壘皆驚擾左丞胡德濟倉卒不知所措達親率兵急擊破之乃退遂斬東南壘指揮趙琪

孫興祖死節

及將校數人以徇軍中股栗明日整衆出戰諸將爭奮莫敢不力遂大敗保保兵於川北亂塚間擒元王公以下百餘人降衆八萬斬首二千級保保僅與其妻子數人從古城北遁去至黃河得流木以渡遂由寧夏奔和林都督郭英追至寧夏不及而還是役也都督孫興祖力戰死于五郎口左丞相胡德濟以失利械送京師上勅曰德濟固是慢功然前守信州救諸暨守新城皆有功宜除其罪孫興祖事聞　上甚悼之進封燕山侯塑像祭于功臣廟

劉基嘗言于上曰王保保雖可取然未易輕也至是孫興祖胡德濟師失利王保保竟走沙漠不知所終

竟如基之言、

李文忠等師出野狐嶺、降其守將、至察罕腦兒、擒其平章祝眞、次白海子之駱駝山、元太尉蠻子平章沙不汀朶兒只八剌等拒戰、敗潰、進攻紅羅山、楊思祖等一萬餘人皆請降、遂進次開平、獲元平章上都罕等、知元君于四月二十八日以疾殂于應昌府、文忠等進襲應昌、克之、獲元君之嫡孫買的里八喇及后妃諸王并玉璽、金寶玉册、大圭、玉鎭圭、玉笄、玉斧、元太子愛猷識里達獵僅脫身遁、追之不及而還、過中興、擒元將江唐國公、降其衆三萬七千、又至苦脫孫、追太尉蠻子軍、擒元平

元順帝殂

成行域外可胡彈矣

孫虎死難

取鳳州沔州漢中

詔恤陣亡之恤典

章伯答兒、獲馬駝無筭、大軍所至、朔庭遂空、是役也、指揮孫虎率兵至落馬河、與元太尉買驢戰死之事聞、追封樂安郡伯○徐達等自定西旋師、乘勝取鳳州、生擒李參政等二十餘人、遣傅友德爲前鋒、自泰州南出一百八渡、克略陽、擒元平章蔡琳、遂入沔州、又令指揮金與祖、張龍、分領一軍、由鳳翔入連雲棧、收取漢中、守將劉思忠、知院劉慶祥、迎降、遂克之、留龍與祖鎮守其地、達還軍西安○詔給存恤之祿以養國初所設都先鋒、各翼大元帥、都尉陣亡物故無子孫承襲者之父母及妻、給祿養之、

僧謨素與素何爲爲其所供此際定見定當㩀傑自能分明

設義塚禁火葬

以蒙古學士危素自北平至京詔賜新製衣冠以爲侍講學士旋謫居和州

素撫州金谿人字太朴以文學知名與同邑黃晉少同學元末素累官翰林學士承旨晉爲待制徐達克燕京下令元臣赴臨告身素與晉約死于難晉從人張午衛晉勿死晉不聽竟投居賢坊井中死之素走所居報恩寺亦欲投井寺僧大梓挽出之謂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史也素由是不死達乃以素歸 上雅聞素名仍命爲學士時年六十八矣一日 上御東閣側室靜坐素至履聲橐橐徹簾內詔問爲誰對曰老臣危素 上曰是爾耶朕將謂文天祥耳素惶懼頓首流汗浹背 上曰素實元朝老臣何不赴和州看守余闕廟去遂有是謫 上初用素雖以文學備顧問心實薄其爲人至是既斥旨以謫至和踰年憂懼而死

命天下郡縣設義塚禁止浙西等處火葬水葬凡民貧

無地以葬者所在官司擇近城寬閑地立為義塚敢有徇習元人焚棄屍骸者坐以重罪命刑部著之律

太祖嘗與學士陶安登南京城樓聞焚屍之氣惡之安曰古有掩骼埋胔之令推恩及于枯骨近世狃于胡俗或焚而投骨于水中孝子慈孫于心何忍傷恩敗俗莫此為甚 上曰此王道之言自是王師所臨見枯骨必掩之而後去至是下令可謂體天地之仁矣

史吳頴曰掩骼埋胔王政所首文王澤及枯骨江漢諸侯歸者二十國然其設義塚禁水火葬是即西伯之仁也然此弊禁之而不能盡革者何蓋所葬者非吾父母即吾子孫豈忍以至戚尸骸付墻中哉蓋力不能得地又無所以安厝不得已而付之水火耳皆覩富貴之家與貧宗同墳墓為傷風水不許瘞埋致令火葬者往往皆是嗟嗟我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其罪業更為可恨昔 高皇帝初建皇陵量度界限將築周垣所司奏民家墳墓在傍者當外徙 高帝曰此墳墓皆吾家舊鄰里不必外徙至今在陵

蠲免逋而刑無不饒今將催征火急而卒勸救于空之何哉

狩者春秋聽民出入無禁于此見帝王慈愛德澤之周此子孫千億宜君宜王也

上以先王射禮久廢弧矢惟習于武夫至是詔太學及郡學諸生習射

商汝楫曰射以觀德然嘗試觀之貫血裘而射天賤繻萬而射王惡其愈已也師亦射將欲奪其位也兄亦射焉若此之射又何德之觀耶○孔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如鄉射大射之類所以觀德也射侯小人如射天射王之類所以濟惡也故亡人禁天下持弓矢以小人嫉射也本朝立射圃于學宮以君子待射也

戶部奏蘇州逋稅三十餘萬請論守臣罪上曰蘇州歸附之初軍府之用多賴其力今積二年不償民困可知若逮其官必責之於民民畏刑罰必傾貲以輸官如是而欲其生遂不可得矣其并所逋免之○詔定鎮海

定祀典洪武

嶽神

禱雨

誠無不格

悉之苦辛

嶽諸神、前代加以封號非宜、今並改正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止稱某府某縣城隍之神、○夏久不雨、上憂之、乃擇日躬自禱祈、至日四鼓上素服草履徒步出詣山川壇設藁席露坐晝暴于日頃刻弗移夜臥于地衣不解帶 皇太子捧榼進農家之食雜麻麥菽粟凡三日既而大雨四郊霑足

六月命都督張溫兼陝西行都督府事、入謝、 上諭之曰、卿蘭州之捷、可謂奇功、夫將帥之道有功不伐則功益顯恃功驕恣則名益隳是故惟仁者不矜其功而智者克成其名仁智兼全所向無敵若毛之仁寡智雖有勇

高祖遇劉炎輩不問其知而于節未特加之寵培植派尚多少

敢之士百萬不足恃也古者仁智之將撫摩安輯見情達變坐而制勝以樹勳立名於當時者國家莫不倚重之功名始終萬古不朽其餘驕悍恣橫者及其成功之後即復縱肆以致敗亡此蓋勇力有餘而仁智不足故也古稱高而不危滿而不溢又曰功蓋天下守之以謙爾能守此則可以長保富貴矣

李文忠捷至時百官奏事奉天門聞元主殂遂相率稱賀 上曰元主守位三十餘年荒淫自恣遂至于此因謂劉仲曰爾本元臣今日之捷爾不當賀因命禮部榜示凡北方捷至嘗仕元者不許稱賀

遣使訪歷代帝王陵寢　上嘗觀宋太祖詔修歷代帝王陵寢嘆曰此美事也遂遣翰林編修蔡玄等往四方求之仍令各行省之臣同詣所在審視若有廟祀并具圖以聞○鳳翔府寶雞縣進瑞麥

上嘗與侍講危素論宋元興替素言元世祖至元間胡僧嗣古妙高欲毀宋會稽諸陵時夏人湯連真加為江南總攝使請如二僧言遂發諸陵取其金寶以諸帝遺骨瘞於杭之故宮築浮屠其上以壓之又截理宗項骨為西僧飲器天下聞之莫不心酸　上聞嘆息久之謂素曰南渡諸君無大失德與元又非世仇元既乘其弱

聖祖斟酌射禮本于成周儀文兼備

并取之何乃復縱奸人肆酷如是即命北平守將與勉訪索頭骨所在果得西僧廬中既送至命有司厝于京城之南至是紹興以永穆陵園來獻遂勅葬于故陵

遣使特詔諭[illegible]俗八番西域西洋瑣里瓜哇畏吾兒等國○行大射禮定射鵠有十并設司正官掌驗射者品級尊卑人力强弱而耦其中否則書于策命兵部工部等官職之○能中書汪廣洋退居高郵

山西行省請令商人納米各給引鹽從之○親祀地祇于方丘

上祀地祇畢時有老者使人扶掖御前號曰皇帝皇帝楙柎在此上驚曰微汝自號幾忘汝矣卿日召見

貲資不貲，梅梢者，操舟爲業。上與陳氏鏖戰鄱陽，流矢相及，梅梢急撤御座，得免。上深德之。登寶極，賞功徵勞，必錄，獨忘梅梢。梢老病居家，目已失明，至是乃蒙恩賞焉。○故蒙古四大王寇大同衛，桂享擊走之。

詔建諸王府，秦陝西臺治，晉太原新城，燕元舊內殿，楚武昌天竹寺基，齊青州益都縣治，潭潭州玄妙觀基，靖江獨秀峯前，以明年次第營之。

定朝日燕享舞樂之類。

監察御史袁凱奏，請延致通經學古之士，毋于諸將堋塾，早朝後，咸赴都堂聽講經史。上從之，命省臺延聘

家齊而後國治未有不能齊家而能治國者況平天下乎聖主見及此古人治閫門猶若朝廷是第一件事

儒士于午門齋立與諸將說書

上以元末之君不能嚴宮閫之政至宮嬪女謁私通外（更可恨）臣而納其賄賂或施金帛於僧道或將僧人宮中扉持受戒而大臣命婦亦往來禁掖淫瀆褻亂禮法蕩然以至於亡遂深戒前代之失著為令典俾世守之皇后之尊止得治宮中嬪婦之事即宮門之外毫髮事不預焉自后妃以下至嬪侍女使小大衣食之費金銀錢帛器用百物之供皆自尚宮奏之而後發內使監官覆奏方得赴所部關領若尚宮不請奏而朦朧發內監官監官不覆奏而輒擅領之部者皆論以死或有私書出外者

罪亦如之宮嬪以下遇有病雖醫者不得入宮中以其證取藥而已群臣命婦於慶節朔望朝見中宮而止無故亦不得入宮中人君亦無有見外命婦之禮天子及親王后妃宮嬪等必慎選良家子而聘焉至于外臣請謁寺觀燒香禳告星斗之類其禁尤嚴○詔天下守令訪舉有學識篤行之士禮送京師

七月僞夏將吳友仁率衆寇漢中守將金興祖張龍出兵擊却之明日友仁復來攻我師與戰興祖面中流矢拔矢復戰斬首數百級時城中守兵纔三千友仁兵三萬興祖等以力寡斂兵入城遣使間道走寶雞請援兵○

友仁乃圍城決濠塡塹攻益急與旺嬰城拒守發巨礮擂石敵兵多損傷者時大將軍在西安得報即率師還屯益門鎭先令傅友德領兵三千徑趨黑龍江夜襲木槽關攻斗山砦下令軍中人持十炬燃于山上友仁軍見列炬起大驚乘夜遁去〇詔諸儒修大明集禮 上以創業之初禮制未脩勑中書令天下郡縣舉素志高潔博通今古練達時務之士禮送京師纂脩于是各該有司舉儒士徐一夔梁寅周子亮等十餘人命與修元史與曾魯汪克寬胡翰陶凱等同纂修其書以吉凶軍賓嘉及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樂律六者爲之綱凡升

國初未造黄冊此即黄冊之類

降儀節制度名數纖悉具備書凡十五卷○詔禁民僭侈○詔戸部籍天下戸口置戸帖書各戸之鄉貫丁口民歳以字號編爲勘合用半印鈐記籍藏各部帖給於民令有司點押比對有不同者問發充軍官隱瞞者處斬○命中書省遣人收瘞遺骸由于爭戰遺骸遍野故命瘞之

八月都督康茂才從征潥中卒上聞訃追封蘄國公

李文忠遣人送獲故元買的里八剌等及其寶冊至京師省臣楊憲等請以買的里八剌獻俘于廟寶冊令百官具朝服進　帝曰寶冊貯之庫不必進也古者雖有獻俘之禮武王伐殷曾用之乎憲曰武王事不可知唐

不忍加俘盛德之事恐至義盡矣

太宗嘗行之、帝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若遇前王子孫。恐不行此禮。元雖夷狄。入主中國。百年之內。生齒滋繁。家給人足。朕之祖父。亦預享其太平。雖古有獻俘之禮。不忍加之。只令服本俗衣。以朝、朝畢、賜以中國衣冠。就令謝恩。復謂宸曰、故國之妃。朝于君者。元有此禮。不必效之。亦令衣本俗服。於中宮朝見。畢賜之中國服。亦令就謝。乙亥、買的里八刺朝見、奉天殿。其母及妃、朝見坤寧宮。俱賜以中國服。及賜第宅于龍山、○翰林學士宋濂、待制王禕、坐失朝、降爲編修○以劉基爲弘文館學士○以翰林應學陶凱爲禮部尚書、○大將軍達帥諸

青田之言驗矣

將南征吐蕃克河州招諭吐蕃元帥何鎖南普花兒只等皆納印請降追元豫王至西黃河底黑松林殺阿撒禿千于是河州以西甘朶烏思藏等部來歸者甚衆征哨極甘肅西北數千里始還○左丞相李善長病在告上以中國無官召汪廣洋爲右丞相楊憲時爲左丞恃寵專恣不法因挾私劾廣洋陰事善長愬奏憲訐陷大臣放肆爲姦　上命按治之憲伏誅

從信錄載憲入中書欲盡一省中事凡舊吏一切罷出更用所親因欲恃權乃創爲一統山河花押示條吏以觀從違翰林編修陳極賀曰押字大貴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者也憲大喜即奏極爲翰林待制陰令御史劉炳誣奏侍郎左丞　上覺之下炳獄炳吐其實劉基併發其奸狀　上怒按問得實憲與炳

上既敕諭旨民矣又訓諭大家何條條款思之係已也

旨伏

詳

詔敕江南諸郡民凡稱大家者悉赴闕造之於庭親訓諭之凡天地陰陽性命仁義古今治亂盛衰紀綱法度風俗政治得失之故諄諄累數千百言又恐其或遺忘而不能詳也則刻而爲書以尊本分賜之名曰教民榜

九月廣西行省參知政事桼遜幸道封安遠侯

十月以湖廣左丞周德興爲征南將軍總兵討慈利土酋覃垕初楊璟攻垕見官軍勢盛遁去至是復大爲寇故命德興討之是月兵至慈利覃垕遁

十一月壬辰左副將軍李文忠等班師凱旋至臨江

武成告郊廟
大封功臣
其難其慎
至正大公

上車駕出勞于江上明日文忠上平沙漠表獻俘上以元主知順天命退避而去特諡曰順帝而封其子買的里叭喇為崇禮侯待之甚厚元宗室來降者皆授以官○上以武成告於郊廟遂命大都督府兵部錄上諸將功績吏部定勳爵戶部備賞物禮部定禮儀翰林院撰制誥　上御奉天殿皇太子諸王侍左丞相李善長右丞相徐達率文武百官列於丹陛左右　上詔諸將臣諭之曰汝等其聽朕言今定封行賞非出已私皆做古先帝王之典舊之二年以征討未暇故至今日思昔創業之初天下擾亂群英並起當時有志于建功立業

者往往無法以馭下故皆無成朕本無意天下今日成此大業是皆天地神明之眷佑有非人力之所致然自起兵以來諸將從朕被堅執銳以征討四方戰勝攻取其功何可忘哉今天下既定是用報以爵賞其新附將附有功者亦如之凡今爵賞次第皆朕所自定至公無私如御史大夫湯和與朕同里閈結髮相從屢建功勞然嗜酒妄殺不由法度趙庸從平章李文忠取應昌其功不細而乃私其奴婢廢壞國法廖永安戰鄱陽特奮勇忘身與敵舟相拒朕親見之可謂奇男子然而使所善儒士竊朕意向以邀封爵僉都督郭子興不奉主將

之命不守紀律雖有功勞未足掩其過此四人止封爵侯平章李文忠總兵應昌逐前元太子遠遁沙漠獲其皇孫妃嬪重寶悉歸朝廷此功最大御史大夫鄧愈自幼相從屢更任使雖經權挫口無怨言此二人者宜列公爵左丞相李善長雖無汗馬之勞然事朕最久供給軍食未嘗缺乏右丞相徐達與朕同鄉里朕起兵之時即從征討四方摧強撫順勞勩居多此二人者已列公爵宜進封大國以示褒嘉餘悉據功定封書云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今日所定如爵不稱德賞不酬勞卿等宜廷況正論之無得退有後言諸將咸頓首悅服遂班爵

行賞封公者六人宜國公李善長授開國輔運推誠守
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大師中書左丞相進封
韓國公食祿四千石信國公徐達授開國輔運推誠宣
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右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進封
魏國公食祿五千石並賜帛百疋開平王常遇春子茂
封鄭國公馮勝封宋國公李文忠封曹國公鄧愈封衛
國公俱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
柱國並食祿三千石賜帛各八十匹封侯者二十有八
人湯和封中山侯唐勝宗封延平侯陸仲亨封吉安侯
周德興封江夏侯華雲龍封淮安侯顧時封濟寧侯耿

炳文封長興侯，陳德封臨江侯，郭子興封鞏昌侯，王宗原封六安侯，鄭遇春封營陽侯，費聚封平涼侯，吳良封江陰侯，吳禎封靖海侯，趙庸封南雄侯，廖永忠封德慶侯，俞通源封南安侯，華高封廣德侯，楊璟封滎陽侯，康鐸封蘄春侯，朱亮祖封永嘉侯，傅友德封潁川侯，胡均美封豫章侯，韓政封東平侯，黃彬封宜春侯，曹良臣封宣寧侯，梅思祖封汝南侯，陸聚封河南侯，俱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其食祿及賜帛各有差，並賜誥鐵券。

鐵券之制，其形如瓦，面刻誥文，背鐫免罪減死之數，字嵌之金。上初欲製券而未有定，台州民錢允一

大宴功臣

者吳莊忠肅王之孫家藏唐昭宗所賜鐵券遂取以爲樣而損益之高廣有差第爲七等刻而爲二一頒功臣一藏內府有故則取合之以取信

大宴功臣宴罷　上曰創業之際朕與卿等勞心苦力艱難多矣今天下已定朕日理萬幾不敢斯須自逸誠思天下大業以艱難得之必當以艱難守之卿等今皆安享爵位優游富貴不可忘艱難之時人之常情每謹於憂患而忽於宴安然不知憂患之來常始於宴安也明者當燭於未形昧者猶蔽于已著事未形猶可圖也患已著則無及矣大抵人處富貴欲不可縱欲縱則奢情不可佚情佚則淫奢淫之至憂危乘之今日與卿等

宴飲極歡恐久而忘其艱難故戒勉也明日魏國公徐達率諸將詣闕謝 上退御華蓋殿賜達等坐從容燕語 上曰今成一統之業皆汝諸將之功勞達等頓首曰臣等起自畎畝際風雲之會每奉成筭出師征討問其次第如指諸掌及其成功不差毫髮此天錫 陛下聖智非臣等所能與也 上曰曩者四方紛亂群雄並起與卿等初起鄉土本圖自全非有意於天下及渡江以來觀群雄所爲强者縱於暴横弱者不能自立荒淫者迷於子女貪婪者耽於貨寶奢侈者溺於富貴剽賊者喜於戰鬭玆數者無救患之心徒爲生民之患若士

皇祖先有成算于胷中故着着摠布若着着應手先後次第一定不存滿盤皆勝局矣

誠友諒恃其兵强暴而無忌朕獨無所恃恃其不殺人布信義守勤儉所恃者卿等一心共濟艱危故來者如歸嘗與二寇相持人有勸朕先擊士誠以為士誠切近友諒稍遠若先擊友諒則士誠必乘我後此亦一計然不知友諒剽而輕士誠狡而懦友諒之志驕士誠之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友諒有鄱陽之役與戰宜速吾知士誠必不能踰姑蘇一步以為之援也向若先攻士誠則姑蘇之城併力堅守友諒必空國而來我將撤姑蘇之城以禦之是我疲於應敵事有難為朕之所以取二寇者固自有先後也二寇既除兵力有

徐鼓行中原宜無不下或勸朕盪平群冦乃取元都者等又欲直走元都兼舉隴蜀皆未合朕意朕所以命卿等先取山東次及河洛者先聲既震幽薊自服且朕親駐大梁止潼關之兵者知張思道李思齊王保保皆百戰之餘未肯遽降急之非北走元都則西走隴蜀并力一隅非易定也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元將膽落不戰而奔然後西征張李二人望絕勢窮不勞而克惟王保保猶力戰以拒朕師向使君等未平元都而先與之角力彼人望未絕困獸猶鬬聲勢相聞勝負未可知也事勢與友諒士誠又相反至於閩廣傳檄而定區區巴蜀

文經武緯相濟爲用武而不文是一粗鄙之夫也

開千古之迷指甚堺

恃其險遠此特餘事耳若此可以少解甲冑之勞矣於是達等皆頓首謝○上一日朝罷退坐東閣召諸武臣問之曰爾等退朝之暇所務者何事所接者何人亦嘗親近儒生乎往在戰陣之間提兵禦敵以勇敢爲先以戰鬬爲能以必勝爲功今閒居無事勇力無所施嘗與儒生講求古之名將成功立業之故事君有道持身有禮謙功不伐能保全其功名者何人驕淫奢侈暴横不法不能保全終始者何人常以此爲鑑戒擇其善者而從之則可與古之賢將並矣○上頗聞公侯中有好神仙者悉召至諭之曰神仙之術以長生爲說而又謬爲

之賢參身漢武皆無見古以諭之

懲忿窒欲養以中和長元湯足不朽是敬

不死之藥以欺人故前代帝王及大臣多好之然卒無驗且有服藥以丧其身者蓋由富貴之極惟恐一旦身没不能久享其樂是以一心好之假使其術信然可以長生何故四海之内千百年間曾無一人得其術而久住於世者人能懲忿窒欲養以中和自可延年有善足稱名垂不朽雖死猶生何必枉坐服藥以求不死况萬無此理當痛絶之○祭戰没功臣　上思天下大定諸將之力然存者得膺爵賞死者不復見矣乃設壇親祭之且撫其兄弟子孫俾食其祿群臣莫不感動又設壇祭戰没軍士優養其父母妻子○追封故功臣馮國用

鄂國公俞通海、虢國公丁德興、濟國公、加封耿再成、泗國公○封汪廣洋為忠勤伯、劉基為誠意伯○汪興祖為東勝侯既而人有言其過者 上宥而弗問、然弗與誥券俾仍職都督遇有征伐自效以圖賞封興祖盧州巢縣人張德勝子○優待諸降臣李思齊潘原明李伯升王溥等並食中書平章祿不署事子孫世襲指揮同知等官○上召諸將諭之曰自古帝王有天下必爵賞以酬功刑罰以懲 惡故能上下相安以致治卿等明聽朕言昔漢高帝非有功不侯所以重封爵也而功臣不免於誅戮侯君集有功于唐犯法當誅太宗欲宥之

功過不掩
生法皆安

而執法者不可卒以見誅非高祖太宗忘功臣之勞也由其恃功驕恣自罥于法耳今右丞薛顯始自盱眙來歸朕撫之厚而待之至推腹心以任之及其從征討皆著奇績自後破慶陽追王保保戰賀宗哲其勇畧意氣過出衆中可謂奇男子也朕甚嘉之然爲性剛忿朕屢戒飭而不能悛至於妄殺胥吏殺獸醫殺火者又殺馬軍此罪雖恕而又殺天長衛千戶吳富此尤不可恕也富自幼從朕有功無過顯因利其所獲孳畜殺而奪之朕欲加以極刑恐人言天下甫定即殺將帥欲宥之則死者何辜今乃論功封以侯爵謫居海南分其祿爲三

遼唐

一以贍宮之家一以贍馬軍之家一以養其老母妻子庶幾功過不相掩而國法不廢也若綱所爲卿等宜以爲戒○禮部尚書陶凱請選東宮官罷李善長等兼職庶于輔導有所責成　上曰古者宮不必備惟其賢○朕以廷臣有才望勳德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常慮廷臣與官僚有不相合遂成嫌隙或生姦謀離間骨肉其禍非細若江充之事可謂明鑑朕今立此兼職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庶無相構之患也○時僞夏明昇尚據巴蜀未下　上乃祀告于上下神祇命諸將分道伐之湯和爲征西將軍同楊璟廖永忠周德興曹良臣等率京

衛荊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傅友德爲征虜前將軍同顧時陳德汪興祖等率河南陝西步騎由秦隴趨成都上諭諸將曰今天下大定惟川蜀未平不可不討命卿等率水陸之師分道並進首尾攻之勢當必克但師行之際在肅士卒嚴紀律以懷降附毋肆殺掠昔王全斌之事可以爲戒卿等愼之諸將陛辭 上密諭傅友德曰蜀人聞吾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拒我師彼必謂地險吾兵難至若出其意外直擣階文門戶既隳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不勇耳友德頓首受命

立法

設科取士

十二月始祭元祀鬼神、上以興革之餘、死無後者、其靈無依、命議禮祭祀之

上以日中屢有黑子、詔廷臣盡言得失、

戶部奏請定淮、浙、山東中鹽之例

辛亥洪武四年正月、定設科取士、以三年一舉、著爲定例、罷各行省連試三年之制○左丞相李善長乞致仕許之、以右丞相汪廣洋爲左丞相、參知政事胡惟庸爲右丞相、

上製玉圖書、以蟠龍爲紐、一賜皇太子、文曰大本堂記一賜中宮、文曰厚載之記

御史臺進擬憲綱四十條、上親加刪定、詔刊行頒給、因謂臺臣曰、元時任官、但貴本族、輕中國之士、南人至不得入風憲、豈是公道、朕之用人、惟才是使、無問南北、風憲朝廷耳目、任得其人、自無壅蔽之患、殿中侍御史唐鐸對曰、臣聞元時遣使宣撫百姓、初出之日、四方驚動、及至畢無所爲、百姓爲之謡曰、奉使宣撫、問民疾苦、來若雷霆、去若敗鼓、至今傳以爲笑、今陛下任官惟賢、尤重風憲、敢不精白以承聖意。

上賜誠意伯劉基歸老鄉里○上謂中書省臣曰、今日天氣有甚于冬、京師尚爾、況北邊荒漠之地、氷厚雪深

進士已有常供復切於寒加給衣襖聖祖留心邊關如此

親試策士始此

吾守邊將士甚艱苦。爾中書其以府庫所儲布帛製綿襖運赴蔚朔寧夏等處以給軍士。省臣對曰守邊將士衣襖歲有常供。無煩再運。上曰將士雖有常供朕固知之。特以今天寒異於常時。故命加給耳。古人一夫不獲引咎在躬。況守邊將士尤朕所深念者。其給之勿緩。

二月廣德侯華高卒追封巢國公○親策試進士于奉天殿賜吳伯宗等一百二十人及第出身有差伯宗撫州金谿人令進士釋褐行釋菜禮○周德興率指揮胡海進兵取蜀之龍伏隘奪罡埡溫湯關

三月湯和等克蜀歸州取桑植芙蓉洞及單埡茅岡寨

故元遼陽行省平章劉益籍其軍馬錢糧之數幷遼東州郡地圖遣使奉表來降　上嘉其誠遣斷事官吳立持詔往諭置遼東指揮使司於得利嬴城以益同知指揮事

上御東閣方免冠而櫛御史中丞陳寧侍御史商暠來奏事　上見之遂趨入便殿遣人止寧等毋入櫛已正冠出閣始命寧等入見

上以諸將伐蜀久未報捷復命永嘉侯朱亮祖爲征虜右副將軍率兵往助大會征進

四月傅友德受命馳至陝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潛使

克階州文州

汪興祖死

人覘青州果陽空虛階文雖有兵壘而守備單弱於是引兵趨東倉選精騎五千爲前鋒攀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蜀守將丁世珍率衆來拒友德擊敗之生擒其將雙刀王等十八人世珍遁去遂克階州兵至文州距城三十里蜀人斷白龍江橋以阻我師友德督兵修橋以渡至五里關世珍復集兵據險都督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怒奮兵急攻破之世珍以數騎遁遂拔文州湯環等進攻夔州不利先是蜀人自謂瞿塘天險遣其平章莫延壽守之以鐵索橫斷關口聞王師臨境又遣僞丞相戴壽平章鄒興樞容飛天

克綿州

張、益兵爲固守、計壽等於鐵索之外、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寨、鑿兩岸壁、引纜爲飛橋三、於上平以木板置砲石、木竿鐵銃等物、傍橋兩岸復置砲以拒我師、于是璟遣指揮韋權、帥兵出赤甲山以逼夔州、指揮李某出白鹽山下、逼夔府南岸以攻南城寨、璟與都督王簡出大溪口、進攻瞿塘、扼江之衆、璟戰不利、赤甲白鹽之師、亦退還歸州、湯和、廖永安等亦以江水暴漲不能進、駐師大溪口、○傅友德既克階文、遂進兵渡青州果陽白水江、蜀人望風驚遁、友德遂克綿州、至漢江阻水不得渡乃令軍中造戰艦百餘艘、時蜀人雖克階文、猶恃漢水

其亦一策

取漢州

以自固及聞造舟進取益震恐戰艦成將進兵漢州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漢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蜀守者見而解體友德舟師進逼漢州僞守將向大亨恐兵戰於城下友德選驍騎突擊敗之時僞丞相戴壽在瞿塘聞友德兵下漢江乃留鄒興等守瞿塘而自與其太尉吳友仁還救漢州以保成都既至友德下令諸將曰彼勞困遠來聞大亨兵敗衆心恟恟一戰可克也乃親帥師迎擊壽兵大敗遂抜漢州擒其招討黃龍萬戶梁士達等百餘人壽與大亨奔回成都友仁走古城友德追

免稅糧四

擊之又大敗其衆擒殺二千餘人友仁自古城遁還保寧○詔免江西兩浙今年夏稅秋糧○時湯和等師駐大溪口欲俟水平方進 上聞之恐其逗遛緩事適傅友德報捷使至乃詔和曰傅將軍率精銳冒險深入克諸州今次於平川蜀無險可恃正當水陸並進使彼疲於奔命平蜀之機正在今日若俟水退而後進師豈不失機悮事朕前日所以語爾者獨不記憶乎何怯之甚也廖永忠聞命遂帥所部衆先次舊夔府僞平章鄒興等出兵拒戰永忠分軍爲前後隊前軍既接乃遣後軍兩翼傍出與等大敗明日復併兵攻之擒其元帥鄒興

殺溺死者甚衆

六月永忠至瞿塘關永忠以山峽水急而蜀人設鐵索飛橋橫據關口我舟不得進乃密遣壯士數百人舁小舟踰山度關以出其上流人持糗糧帶水筒以禦饑渴蜀山多草木令軍士皆衣青蓑衣魚貫出崖石間蜀人不之覺也度其已至乃率精銳出墨葉渡分爲兩道夜五更以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其水寨攻水寨將士皆以鐵裹船頭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盡銳來攻永忠已破其陸寨矣既而軍士舁舟出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譟而下蜀人出不意大駭下流之師亦擁舟前進

發火砲火箭夾擊大破之其將鄒興中火箭死遂焚其三橋斷其橫江鐵索擒僞同僉蔣達等八十餘人斬首千餘級溺死者無筭飛天張鐵頭張等皆遁去永忠入夔州明日湯和兵亦至永忠乃與和分道並進和率步騎永忠率舟師約會于重慶永忠師行沿江州縣望風奔附乘勝抵重慶次銅鑼峽明昇君臣大懼其右丞劉仁勸昇奔成都昇母彭氏泣曰事勢至此縱往成都不過延命旦夕何益仁曰然則奈何彭氏曰大軍入蜀勢如破竹今城中軍民雖數萬皆膽破心碎豈能效力若驅之拒戰所傷必多終亦不免也不如早降以免生靈

將臣和表故成功

於鋒鏑昇遂遣使詣永忠納款永忠以湯和未至辭不受後數日湯和至重慶會永忠以兵至朝天門外明昇面縛啣璧與母彭氏及群臣奉表詣軍門降和受璧永忠解縛承制撫慰下令將士不得侵掠遣送明昇赴京師

克成都

七月傅友德進兵圍成都戴壽何大亨率衆出城拒戰以象載甲士列于陣前友德命前鋒指揮李英等以弓矢火器衝之象中矢却走自蹂其陣壽兵死者甚衆友德亦中流矢會湯和遣人報重慶之捷及撫諭戴壽何大亨等家令其子弟持書往成都招諭壽等遂無闘志舉城降成都平友德分兵會朱亮祖徇下州縣之未附

者崇慶僞知州尹善清拒戰擊斬之進克保慶遂執吳友仁蜀地悉平〇以李守道詹同爲吏部尚書諭之曰吏部者衡鑑之司鑑明則物之妍媸無所遁衡平則物之輕重得其當蓋攻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賢否在吏部任得其人則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則瘝官曠職卿等居持衡秉鑑之任宜在公平以辨別賢否無但碌碌取充位而已也〇尚書詹同陶凱及協律郎冷謙等制宴樂九奏樂章成　上厭前代樂章率用諛詞以爲容悅甚者鄙陋不稱乃命凱等更制其詞至是　上之命善音律者歌之謂侍臣曰禮以導敬樂以宣和不敬不

和平廣大四字得作樂之精理

事紀頗左恐欽淩幻能然觀僧溫和丰所冠術果至

和何以爲治元時古樂俱廢惟淫辭艷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音相雜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飾爲舞隊諧戲殿庭殊非所以導中和崇治體也今所製樂章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諠譊淫褻之樂悉屏去之

冷謙字啓敬杭州人精音律善鼓琴工繪畫元末以黄冠隱居吳山頂上飄然有塵外之趣國初召爲太常協律郎郊廟樂章多所裁定謙常遇異人傳仙術有友人貧不能自存求濟于謙謙曰吾指汝一所往焉愼勿多取過分許之乃於壁間畫一門一鶴守之令其人敲門門忽自開入其室金寶充牣盡　朝廷內帑也其人恣取以出而不覺遺其引他日庫失金守庫吏得引以聞執其人訊之詞及謙因併逮將至詣逮者曰吾死矣安得少水以救我渴逮者以瓶汲水與之謙且飲且以足插入瓶中其身漸隱逮者懼

罰疑罔則其人罔有仙風道骨者也天地之大何不有焉

日汝無然吾輩皆坐汝死矣謀曰無害汝但以竈至御前置至御前上問之撫手撫中應如響上曰汝出見朕朕不殺汝謀對臣有罪不敢出上怒撃其瓶碎之片片皆應終不知所在自是不復見袁撤四方訪之竟不能得

立徐王廟於宿州王姓馬　高皇后父也　后正位宮闈乃追封爲王母鄭氏爲徐王夫人無繼嗣議立廟于太廟之東　上以稽諸典禮古無其義命有司即王所居州鄉立廟設祠祭署每歲春秋奉祭○遼陽劉益既來降授官故元平章洪保保馬彥翬共謀殺益其右丞張良佐左丞房暠擒彥翬殺之保保走故元將納哈出營遼東之衆因推良佐等權衛事良佐遣使械送殺益

可與脈長
吳吳江除
之平常州
今以
因事且諫

之黨平章八丹知院僧見等至高具言本衛地方遼遠僻處海隅肘腋之間皆爲敵境乞留朝廷所遣斷事吳立鎮撫軍民 上以立與良佐高俱爲遼東指揮既而本衛又奏言納哈出擁金山援遼爲患乞益兵爲備 上以遼東新附人心未安非大爲之防無以保固疆圉杜絶侵軼於是乃置都衛以馬雲葉旺爲都指揮總轄遼東諸衛軍馬鎮欒府遼東反側尚多雲等由登萊渡海頭兵金州招降故元參政葉廷秀攻走平章高家奴遂進至遼東完城繕兵嚴設守備一方遂安

八月 上手書問劉基以天象事基條答上言以爲雪

真大臣也
此言達禮
多少
從運直至
來樂甚難
可除

天下有不
罷之處者
回在所試
之何如耳

聖祖不但
制敵如神
即收一馬
強而乘之
固自有法

霜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 上以其書付史館 或有言殺運三十年未除者 恭日若使我當國掃除俗弊一二年後寬政可復也○蜀明昇降獻羅尾養龍院良馬十疋其一色正白身長十一尺首高九尺足高三尺有肉隱起項下約厚五寸廣三寸餘貫膺終腹至尾閭而止振鬣一鳴萬馬辟易鞲勒不可近則輒作人立而吼 上謂天既生異物必有神以司之親擥祝策詔有司以牲牢祀馬祖然後命典牧副使裴沙四百斤壓之跨蹀上使游行苑中久久性柔至是行月夕禮于清凉山壇上乘之以出如躡雲而馳一塵弗

朝貢 金葉 大尊中 之至 雲龍敗 可称奇 從

驚賜名飛越峯復命御馬監直長馬者繪其形以藏之

○南番暹羅國王嗏烈昭毘牙渤泥國王馬謨沙三佛齊國王哈喇禮入剌卜各遣使臣奉金葉表文來朝貢

○日本國王良懷遣使朝貢○守禦北平華雲龍統兵至雲州緝知故元平章僧家奴營于牙頭夜分精兵襲之突入其營擒僧家奴盡俘其士衆駝馬復至上都大石崖攻克劉學士等寨擊敗驢兒國公于高州武平虜衆悉北奔又遣指揮孫恭等領官軍以兆招諭故元惠王伯都不花儲王伯伯顏不花宗王伯帖木兒太尉蠻子等并部下將士悉降獲金寶二金印一金字圓牌九銀

字圍牌二、皆送京師、　上喜、賜伯都不花等第宅、幃幔什器衣服有差○明昇、及其官屬至京、朝見、制赦其罪、封昇為歸義侯、賜居第京師、　上親製平西蜀文、以紀傅廖二將之功

遼東衛遣人奏言、元將納哈出掠金山、擾邊為遼陽患、　上遣黃儔齎諭焉、儔至金山、納哈出拘留不遣○徐達駐師北平、以沙漠既平、徙北平山後之民、散處衛府、籍為軍者給衣糧、為民者給田以耕、至是奉往操練軍士、其太原、蔚、朔、太同、東勝軍馬、及新附韃靼官軍、悉聽調度○謫國子祭酒魏觀為龍南知縣、司業宋濂為安遠

錢鈔

帝王諱言災異聖王洪奏祥瑞治亂之所由分也

知縣以其議孔子廟堂禮不合　上意亦以考禮稽緩
故也○命鑄洪武通寶鈔
十月　上謂中書省臣曰祥瑞災異皆上天垂象然人
之常情聞禎祥則有驕心聞災變則有懼心朕常命天
下勿奏祥瑞若災異即時報聞尚慮臣庶罔體朕心遇
災異或匿而不舉或舉而不實使朕失致謹天戒之意
中書其行天下遇有災變即以實上聞○平蜀諸將班
師還京論功賞傅友德廖永忠各白金二百五十兩彩
緞二十表裏餘將士各有差以楊璟無功不賞又詔汪
興祖以有過從征沒于王事仍授以原封侯爵賜鐵券

子孫世襲、

上嘗覽大學衍義至鼂錯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真德秀釋之曰人君不窮兵黷武則能生之而不傷顧謂侍臣曰鼂錯之言其所該者廣真氏之言其所見者切古人云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朕每臨行陣觀兩軍交戰出沒於鋒鏑之下呼吸之間創痍已甚心甚不忍嘗思爲君恤民所重者兵與刑耳濫刑者陷人於無辜黷兵者驅人于死地有國者所當深戒也

上御武樓指揮郭英等侍側、上謂英等曰朕嘗思保

天下汝等能思保身家乎英曰臣性至愚亦嘗念及此
上曰朕命軍士往臨濠造宮殿汝等又役之爲私室是
保身家之道與英等駭愕請罪　上曰朕每思所以保
汝輩之道汝輩乃不思保其身誠愚也昔朕皇考嘗言
凡人守分植財如置田穫稽歲有常入用之無窮若悖
理得財如貪官汚吏獲利雖悖有喪身亡命之憂今汝
等有勤勞于國朕既酬以爵祿是即恒産能守而勿失
子孫永賴不然將無後憂乎

十二月漢中府知府費震有罪逮至京詔釋之初震在
漢中多善政値大軍平蜀之後陝西旱饑漢中尤甚鄉

[illegible]至免罪
知府愛民

迺府君不見以罪責旅之

只是急于發民

民多聚爲盜莫能禁戢是時府倉儲糧十餘萬石震即日發倉令民受粟自是攘竊之盜與鄰境之民來歸者令爲保伍驗丁給之賴以全活者甚衆至秋大熟民悉以粟還倉　上聞而嘉之至是以他事被逮　上曰震良吏也釋之以爲牧民者勸初爲吉水州知州亦以寬惠愛民有善政後累官至戶部尚書

日本國王良懷遣其臣僧祖來進表箋貢方物先是遣趙秩等往日本國宣諭秩泛海至析木崖入其境關者拒勿納秩以書達其王王乃延秩入秩諭以中國威德而詔旨有責讓其不臣中國語王曰吾國雖夷狄僻在

秩忝未嘗不慕中國之化而通貢奉惟蒙古以戎狄淊華夏而以小國視我我先王曰我夷彼亦夷也乃欲臣妾我而使其使趙姓者誅我以好語初不知其覘國也既而使者所領水犀數十艘已環集于海崖賴天地之靈一時雷霆風波漂沒幾無遺類自是不與通者數十年今新天子帝華夏天使亦姓趙豈昔蒙古使者之雲仍乎亦將誅以好語而襲我也命左右將刃之秩不為動徐曰今　聖天子神聖文武明燭八表生于華夏而帝華夏非蒙古比我為使者非蒙古者後裔爾若悖逆不吾信即先殺我則爾之禍亦不旋踵矣我朝之兵天

兵也無不一當百我朝之戰艦雖蒙古戈船百不當其一況天命所在人孰能違豈以我朝之以禮懷服者與蒙古之襲爾國者比耶於是其王氣沮下堂延秩禮遇有加于是奉表箋稱臣遣祖來隨秩入貢詔賜祖來等文綺幣帛賜良懷大統曆及文綺紗羅